



上海舊話

〔二〕

鄭逸梅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 海 旧 話

〔二〕

鄭逸梅著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以旧上海的交通工具和馬路为中心的小掌故，从轎子寫到火車 从沙船寫到輪船，其中夾雜了一些人物的故事；書中对上海的几条有名馬路，也作了比較生動詳實的介紹。这些材料大都由作者本人收集，并通过自己的感受加以整理記錄，寫來比較活潑有趣，可以增加我們对旧上海的一些知識，也可以作为研究上海歷史的参考。

上 海 日 話

(二)

鄭逸梅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9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号

鐵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字數：347,000

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510

定價：5) 0.18元

目 次

1. 交通工具的沿革.....	1
一、陸路交通.....	1
(一)小車和轎子.....	1
(二)馬車.....	6
(三)汽車.....	10
(四)電車.....	13
(五)人力車.....	17
(六)三輪車和腳踏車.....	20
(七)市虎殺人.....	22
二、水路交通.....	24
(一)沙船.....	24
(二)輪船.....	25
(三)舢舨.....	28
(四)駁船.....	29
(五)一件撞船慘案.....	31
三、其他.....	32
(一)鐵路.....	32

(二)航空.....	34
2. 上海的几条馬路.....	35
一、大馬路.....	35
二、靜安寺路.....	40
三、二馬路.....	46
四、三馬路.....	48
五、四馬路.....	52
六、五馬路.....	56
七、望平街.....	56
八、新閘路.....	58
九、康腦脫路.....	59

1. 交通工具的沿革

一、陸路交通

(一) 小車和轎子

上海的交通工具，隨着經濟建設一天天的發展着。回憶數十年前的上海，那時除了水道用船，陸路的代步品，只有兩種：一種是平民化的小車，俗名“江北車”，又名“羊角車”，是獨輪的。這種車子必須兩邊坐人，取得均衡，否則要傾側翻倒，並且輪外裹着鐵皮，走在石子路上，顛簸得厲害，坐的人很是累乏，所以官紳富商們跟這種車子無緣。小車又可以載貨，但租界章程規定，從早晨八點起至晚上八點止，這種載貨的車子，不准在熱鬧市區，如南京路等處經行，這是很不方便的。1897年秋間，租界上的小車夫因工部局議加月捐八百文，便聚眾罷工，會合在黃浦灘總會門前，預備請願。不料馬巡（騎馬的巡警）前來驅散，小車夫等不服，群起反抗。馬巡急吹警笛，不多時中、西捕聞聲趕來，舉起棍棒亂打。小車夫等大怒，越聚越多，拉斷某洋行鐵欄杆，作為戰具。總會西人知道情勢不對，立即電話通知捕房，捕房鳴鐘告警，召集寓滬各團練，

和各馬隊炮隊，先在捕房四周架炮，保衛了工部局，然後分頭出發彈壓。停泊浦江中的兵艦放空炮四响，艦卒排隊登岸，小車夫被逼退却。後經中西官方設法調停，取消加捐成議，才各复工。但是西人對於工部局的這次措施，大不以為然，認為這是屈服於武力，是對中國人民的讓步，大大的使白種人的尊嚴受到了打擊。“點石齋畫報”中何元俊所繪的“大鬧洋場”，便是這件事的寫實。

另一種是貴族化的轎子。轎子一名“肩輿”，是雇用了人抬着走的。因為坐轎者的身分不同，分為兩人抬的，三人抬的，四人抬的，八抬八扛的好幾種。那上面的轎頂也有分別，有錫的、有朱漆的、有金色的。八抬八扛金頂的綠呢大轎，要地方上最闊的官員才得乘坐。當時如呂海寰、袁樹勛、瑞澂、劉燕翼等上海道台就坐着這種轎子，顯赫地在街上往來。知縣官如吳馨、沈寶昌、危道丰等，只能坐四人抬的朱頂藍呢轎子，不敢和道台并駕齊驅。沒有官銜的，坐兩人抬的藍呢轎，稱為“小轎”。因此有財有勢的公館中都有轎廳，停着轎子，長雇着轎夫，隨時可以乘坐。

婦女所乘的轎較為精緻，型式也較小，轎帘有須頭纓絡，掩映飄拂着。天冷的时候，帘帷是用銀鼠灰鼠等皮毛做的。逢到喜慶應酬和新正拜年，婦女穿着披風紅裙，滿頭的珍珠翡翠，更非坐轎不可。至於新娘坐的“花轎”，那是綉着“鳳穿牡丹”“福祿鴛鴦”等吉祥花式的。也有用朱漆髹金的木架轎子，懸挂着花燈和响鈴，四面遮蔽的“四明彩轎”。這種轎子起初只是寧波人家用，寧波人流寓上海的很多，“四明彩轎”漸漸

流行，人家也都采用了。喪家的婦女，出殯坐着“喪轎”，“喪轎”的頂上蒙着白布，有全蒙的，有半蒙的，這是由坐者孝服的輕重來分別的，就是重的全蒙，輕的半蒙。又，送喪女客所坐的稱為“客轎”，這些都是兩個人抬的。此外供神主牌位的轎子，稱為“魂轎”，形式就比較大了。

醫生出診，坐三個人抬的轎子。所謂三個人抬，其實只有兩個人，另一個人是預備替肩的。抬走時穩健如飛，即替肩換手也很輕捷，不稍停止。原來診病的人家多，更有拔号的，不得不如此。也有并沒病家請診，故意乘轎兜圈子，表示是“時髦郎中”。人家瞧他出診多，經驗豐富，患了病也就請他來診治了。這是舊社會的虛偽造成的一種怪現象，說起來是不值一笑的。直到後來，馬車代替了轎子，汽車又代替了馬車，名醫出診，就改乘馬車和汽車。可是傷寒專家張云璠（他是個髻子，人家叫他張髻髻，後來他也自稱張龍朋了），他却仍舊坐着轎子。張云璠故世後，他的後人把這頂轎子吊在門房裏，作為紀念。

轎子是當時上層人物表示“有身分”而坐的，但也有例外，如犯罪的押赴刑場，有的用囚車，也有坐轎子的。不過，這種轎子沒有轎頂。妓女应征出堂差，坐着“飛轎”（輕快的意思），晚上轎后挂着“××書寓”的明燈，在四馬路小花園一帶，大出風頭。這時上海紅得發紫的妓女有四個：林黛玉、金小宝、張書玉、陸蘭芬。她們每天必到張園“安凱第”茶廳口各据一桌，招呼熟客。那別號叫做“南亭亭長”的李伯元，稱她們為“四大金剛”，在他所編的“遊戲報”上一再提到，因此“四大金剛”的名稱，轟動當時社會。陸蘭芬本姓胡，名月娥，在“四大

金剛”中模样最为漂亮，西洋人見了，替她拍照，鑄版登在西報上，称她为“支那美妇人”。这样的紅妓女，堂差应接不暇，当然非坐轎子不可。后来妓女坐轎子風行一时，也成为普遍的事了，可是租界当局，看到这种情况，便大加轎捐，倍数很不合理，一般操賣笑生活的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忍痛繳納。陸蘭芬却大不贊成，提倡不坐轎，作消極抵抗，逢到清信人（即年幼的妓女）出堂差，由院中的工役捐在肩头上，起初觉得顛巍巍的很触目，漸漸看慣也就不觉得怎样了。这个例子一开，大家紛紛效法。这样只須一个工役，肩头捐着人，手里提着弦索，可以省掉兩三个轎夫，妓女的轎子頓時絕迹。租界当局弄巧成拙，反而大大的减少了原有捐項的收入。經過相当时期，那三弯头的鋼絲包車盛行，妓女出堂差时，便改坐包車了。

关于轎子方面，尚有一段小小掌故，那就是楊子京雇西人抬轎，也是值得一談的。原来上海的市面，从前只限于所謂“洋場十里”，沒有現在这样的廣大。那“洋場十里”，特別以四馬路一帶为熱鬧中心区，所以“吳友如画宝”中，所繪的“青蓮閣”“小廣寒”都是四馬路的景色。向西过了大新街，直到小花園，那兒叫做“胡家宅”，有“第一台”和“群仙茶園”（这时京戲院都叫茶園），“群仙”是演髦兒戲的首創第一家。又袁翔甫的“楊柳樓台”，也在这里。那“胡家宅”是杭州大富商胡雪岩的產業，胡雪岩在該处設有臨時公館。后来胡雪岩經營絲業失敗，便把胡家宅一帶的房產賣給姓楊的，姓楊的兒子名叫子京，靠着祖上剝削來的資產，过那豪華奢侈的生活。但是他却看不慣外國人在租界上耀武揚威，任意的辱打我們中國人民，我國

的官吏只知媚外，無論什么事，外國人总占上風，他就想弄些玩意兒來出这一口惡氣。有一天，他招了个裁縫來，要做一件長衫。裁縫替他量尺寸，他說尺寸不必量，做一丈八尺長便可。裁縫大为驚奇，說：“从沒有听到过有這樣長的長衫，就是做了，拖着地怎能舉步行走呢？”他說：“用不到你替我顧慮，你这样做就是了。”裁縫知道他脾气很坏，不好違拗他，便喏喏連聲的答应着，可是暗地里却不免好笑，以为這樣長的長衫，除了龍華寺門前的四大金剛，誰有这样的身材啊！后来長衫做好了，楊子京非常滿意，給了加倍的工資。一面叫他的仆人，到外邊去找四个外國癩三來侍候，許他們重酬。那些外國流浪漢当然很高兴，听憑他指揮。他就把这件特制的長衫穿在身上，命四个外國癩三每人提着長衫下擺的一角，大模大样的在四馬路一帶兜圈子。四个外國癩三或前或后，亦步亦趨的跟着他，兩旁的行人都看得呆了。他这样还不算，过了一天，他又穿了这件長衫到城里豫園湖心亭喝茶，坐着官派十足的綠呢大轎，仍旧由那四个外國癩三抬着。外國癩三抬轎子是門外漢，抬抬停停，停停抬抬，走得很慢。到了豫園下轎，外國癩三又替他提着衣角，宛如做了一出滑稽戲，看熱鬧的把馬路都塞住了。

轎子本是公館人家自己备來代步的，后来变成可以随时雇喚，成为一种行業了。因此輪船碼頭和火車站一帶，总是停着很多轎子，兜攬生意，但都是兩人抬的小轎，綠呢大轎只是專供官紳富商使用的。

(二) 馬 車

替代轎子的是馬車。馬車比旧式騾車精緻得多，是从外國流傳到我國來的，所以最初坐馬車的大都是西人。原來在京城裡有一種類似的四輪馬車，是皇家的御用品。直到清末，除了一二品紅頂花翎的大官外，其他官員尚都不敢乘坐四輪馬車，後來風氣漸漸轉變，一班富商大賈，都紛紛自備四輪馬車，堂皇據坐，也就無所謂了。第一個坐馬車的，便是錢塘人在上海做寓公的程定夷。他是个收藏家，一好聽彝。接着坐的，有江建霞、沈淇泉兩位太史公。他們很窮，但為擺闊起見，却認為非馬車進出不可，否則有失身分。當時有人开玩笑地做了一首打油詩：“闊得如此窮，窮得如此闊，江浙兩翰林，江三沈十一。”原來江排行第三，沈排行第十一。但無論如何，馬車在十里洋場上行駛，仍受到限制的。就是西人的馬車在先，華人的馬車不能急起直追，超越到西人馬車前面就是違章，由巡捕抄了號碼去，要受罰款的處分。西人氣焰之盛，真是不可一世。西人聽見前清的官員，都是頭戴纓帽，身穿箭衣，他們就把纓帽箭衣，作為馬車夫的制服，只是沒有頂珠，無非借此取笑、侮辱罷了。可是日子一久，也就司空見慣，即使清朝官員的馬車，那車夫的服裝，也把這種帶有侮辱性的服裝作為定型了。如任新衙門會審官的滿族入寶子觀，他的馬車夫穿着玫瑰紫的箭衣，用黃綢鑲邊，頭上的纓帽也是玫瑰紫的，纓兒是黃的，和箭衣取得一致。腳上更穿着高統靴，表示威武，真是恬不知耻了。

馬車也有雙輪的。這種雙輪馬車，較為精緻，且屬小型，

譯音叫“亨斯美”[●]。尋常的馬車，車輪是鐵的，唯有這一种却是橡皮輪，非常輕便，前面往往駕着阿拉伯種的高頭駿馬，馬身上披着錦毯，頭上戴着小笠，笠上有兩個孔，把馬耳聳露在外面。那些王孫公子自己控着絲繮，旁坐着絕色的女郎，在綠蔭夾道的靜安寺路上向西疾駛，到張園、愚園去兜個圈子，他們認為這是唯一的出風頭事。尤其英商歐司愛·哈同的朱漆雙輪車，招搖過市，更是引人注目。

“亨斯美”大都做篷，適用於春秋時節。四輪的馬車有做篷的，也有轎子式的。轎子式的名叫“轎車”，車中設備很完美，配着晶瑩的玻璃窗，外加淺碧色的窗帷，兩旁且有插絹花的瓷瓶。天寒便在坐墊上复着狐皮毯子，雖然外面風雪交加，乘坐的人一些不受影響。但到了熱天，乘着轎車太覺氣悶，不如做篷的通風舒暢。還有一種既非轎車，又非篷車，却是上面張着車蓋，由車後的鐵柱支撐着，形式較為簡單。所以那時凡屬公館人家，都有一間馬車間，為停車蓄馬之所。

馬車有單馬的，也有雙馬的。雙馬并駕齊驅，較單馬的快得多，公共租界火政處的救火車，都是雙馬并駕的。官場也有用雙馬的，如民國初年，袁世凱竊國稱帝，派鄭汝成南來，任上海鎮守使，想鎮壓革命。鄭汝成氣派十足，常用雙馬車代步。有一次，他去日本領事館慶祝他們的節日，雙馬車經過外白渡橋，被人狙擊，頓時斃命。

公館人家的自備馬車，須僱傭馬車夫。那些馬車夫錦衣窄袖，很多俊美人，因此頗太太勾搭馬車夫，鬧成風流案件

●亨斯美 英文原文為 hansom。

的，時有所聞。後來市上開設了許多馬車行，供客雇喚，也可包租全月或全日。全月轎車六十元，篷車五十元，全日五元。這時的馬車行，比較著名的有北河南路的公大、云南路的公和、北山西路的協大、海寧路的時發、威海衛路的發來、北浙江路的楊協興，尤其以白克路派克路口（現今國際飯店東面）的龍飛，規模最大。馬車既多，那些馬車夫和公館人家所雇傭的馬車夫便成為一個大集團，由幫會流氓掌握着，和租界捕房的包探通着聲氣，敲竹槓，污辱婦女，簡直無所不為。此中也有所謂“四大金剛”的，這“四大金剛”都有諱號，諱號叫慣了，真姓名反而不用了。一個是“火燒木頭”，原來他黑而瘦長，外面卻很有聲勢；一個叫“跑龍套”，或許是在戲館里做過起碼角色的；一個是“癩葆生”，他頭髮光禿，對於任何一家馬車行都熟悉，時常為闊人駕御車輛，關外馬販來，都由癩葆生招待鑒別，他不但善相馬，且擅控騎；一個是“老升和”，那些長三妓女，往往和他有點關係。總之這些馬車夫十九有白相人氣派，如遇相打，他們一呼百應。人家怕他們的惡勢力，不敢奈何他們。

每年暮春三月，馬車便大出生意，因為一般游春士女，大都雇着馬車到龍華去看桃花。實際在龍華寺一帶是看不見桃花的，必須深入農村，才有殷紅灼灼的桃花，掩映在田隴籬落間。坐馬車來的游客，決不到那兒的，於是就有村女折取了成束的桃枝求售，游客往往買些帶回去，無非聊以應景罷了。

現在的人民公園，從前是西人的賽馬場，俗稱跑馬廳，占地四百數十畝，都是華人的田產，硬被西人圈了去的。每年春

秋兩季，必舉行大賽馬各一次。賽馬總是在下午舉行，所以各銀行、洋行，往往按例停止辦公半天，星期六決賽跳浜，那更轟動一時。賽馬場四周，只有短柵沒有牆垣的，因此就有一些人備着長凳，專供人們站在上面觀看，每人取費銅圓兩三枚。這時規模較大的馬車行，把馬匹結着彩綢，鞭子上也綴着紅纓，稱為跑馬汛趕生意。那些大少爺們，拥着嬌妻美妾，乘着這種漂亮的馬車，在賽馬場外面大兜圈子，去而又來，來而又去。原來坐在車上看賽馬，比購票入場還要舒暢，雖車資加倍，但也在所不惜了。

談到坐馬車看賽馬，却有那麼一段故事。這時有一位闊少爺，仗着他父親剝削得來的資財，終年過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。某次春季大賽馬，他就命當差的去雇結着彩綢的馬車，預備挾着姨太太去看賽馬。豈知時間遲了些，馬車行的車子被雇一空，遍問几家馬車行，都是如此。他就大發脾氣，立刻向各馬車行預定明天所有的馬車。原來賽馬連賽三天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和姨太太大模大樣地同坐一車，其他所雇的馬車，都空着跟在後面兜圈子，算是發泄前一天馬車被人家雇去的余恨。這樣無謂的斗意氣，充分暴露出資產階級的惡劣行為，旧社會里的怪現象，真是層出不窮。

新年里兜喜神方，這是妓院里的習俗，兜喜神方也是乘馬車的。這時，紅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珠翠滿頭，盈盈地坐在車上，在四馬路一帶走馬燈似的兜圈子。因為四馬路是全市最熱鬧的所在，所以把它作為中心地點，那馬車總是由望平街兜到三馬路，再由石路轉彎，又到四馬路。一班輕薄少年，往往在

四馬路的茶館沿陽台泡壺茶，預先買了許多金錢紙炮，等到馬車駛過，紛紛拋下金錢紙炮來，劈拍作響，吓得那些妓女們連忙把輕紅淺碧的手帕遮著頭面。這種惡作劇，不久也就禁止了。

還有一些破旧的馬車，專門在馬路上招攬生意，稱為野鷄馬車。如十六鋪到大新街的馬車，大都停在大有水果行門前。這家水果行是商團司令江一南開的，江一南和革命黨人有秘密往來，那些炸彈往往藏置在成束的甘蔗中。只因那地方馬車上下，異常嘈雜，借此掩護，也極便當。又三茅閣橋堍，也多這種馬車，無非供一般勞動人民乘坐，車資只要銅圓兩三枚，十分公道。每車乘坐四客，先上車的，必須等滿了四客才得開行。在1937年，據有關當局調查，這種馬車只剩了八輛，現在已完全淘汰了。

(三) 汽車

繼馬車而起的就是汽車。汽車自西洋運到上海，始於光緒二十七年，這時只有兩輛，由匈牙利人黎恒時輸入，柏醫生（當時的西洋醫生）首先試用，租界當局列為馬車之類稅收，大家把它看做新奇的东西。直到民國元年，才增至一千四百輛。汽車須捐照會，那第一號為四明巨商周湘雲所得，那時西人主持的工部局把這第一號的照會，居為奇貨，周湘雲志在必得，便被工部局方面敲了一筆大大的竹槓，花了很多的代價才得到手，周湘雲因此引以為自豪。那時司機的也須有執照，哈同司機的執照為第一號，因此很想用第一號司機駕駛第一號汽車，成為珠聯璧合，曾和周湘雲相商，請他情讓，可是周湘雲

堅不答應。哈同靠了英國的勢力，特地雇用了大批流氓，預備等第一號出來，一擁而上，奪取照會，最多罰款了事，沒有什麼大不了。結果這消息給周湘雲聽到了，把這一號汽車，終年停在汽車間里，不再駛出。後來綁票風氣大盛，一號汽車，太引人注意，越發不敢乘坐了。

周湘雲雖有第一號汽車，但第一個坐汽車的，却是葉少吾。葉少吾是杭州名士葉浩吾的兒子，在上海逛妓院，浩吾知道了，責他：“如此浪蕩，成何體統！”他就以“浪蕩男兒”自號，著有“上海之維新黨”“商界鬼魅記”兩部譴責性的小說。後又任“中外日報”編輯。這時坐汽車的都是外國人，他却借著外國人的汽車出門拜客，駛過熱鬧市區，大家都很注意他。

過了一個時期，才有出差汽車，照會號碼是白底黑字（自備車照會是黑底白字），取費分三種：一以時間計，二以行程計，三以包半天或全天計。除車資外，須酌給小帳，稱為酒錢，如二十分鐘車資為一元，小帳須給二角。較著名的汽車公司有“雲飛”“祥生”，祥生汽車公司為了取得40000電話號碼，使雇車者容易記得，有利出差營業，也花了一筆很大的運動費。後來有一位早期留學生某大學教授李松泉開設利利汽車公司，結果以不善經營，折本停歇，繼起者有“銀色汽車公司”，和“雲飛”“祥生”鼎足而三。

汽車既代馬車，於是嫁娶送喪以及火政處救火，都用汽車，漸至紅妓女出堂差，也以自備汽車表示闊綽。但租界章程，駕駛汽車，仍和馬車一樣，西人的汽車在前，不能急起直追，超越了就要罰款。這時却有一位綽號“小抖擻”的葉仲芳，

是叶澄衷的孙子，他对此大为不服，有一天故意駕着汽車在南京路上疾馳，不管前面有沒有西人的汽車，超越了再說。他自己又手執一個鷄毛帶，看見巡查的西捕，就在他頭上抽擊一下，結果被抄號碼，罰了一筆巨款。這種行徑，雖不足為訓，但我國人民處在帝國主義者壓迫欺侮之下，懷着滿腔反抗的心情，最後表現在行動上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

裝運貨物的汽車，稱為卡車，較大的工廠和商店，都自備卡車，不但裝貨，且可載人。“一二八”事變時，有一駕駛卡車的工人胡阿毛，忽地連車帶人被日軍抓了去，強迫他裝運軍火，由日軍官監督着開向前綫。他非但不驚惶，反而滿臉堆着笑，顯出很高興的樣子。日軍當然毫不懷疑他，豈知卡車開到外灘，就直衝到黃浦江中去，於是車上所有軍火和日軍官同歸于盡，他自己也壯烈犧牲了。

自抗日戰爭結束後，由於蔣介石集團的煽外，美帝的軍用吉普卡在市上橫衝直撞的亂開。他們所謂的“美國生活方式”，是脫不了醇酒婦人的，往往在車上挾着年輕的姑娘，招搖過市，稱為“吉普女郎”。他們故意尋開心，疏忽了駕駛，不是把行路的人撞死，便是把其他車輛撞翻，不當一回事。而且我們已往的公共交通車輛是向左開門的，而吉普車是向右開門，為了左右相歧，更多衝突，結果我們只得把所有的汽車電車，一律改向右边開門，可是出亂子的消息，報上還是天天有的。

最初，公共汽車公司共有四家，即：市辦公共汽車、華商公共汽車、英商公共汽車、法商公共汽車。英商的備有樓座，成為雙層汽車。可是這種汽車車廂過高，載重不易平均，在打奪